



漢奸內幕



幫助敵人毒化中國的盛老三

日本人兵力所至，必以毒化中國爲快。故民二十六年上海淪陷，馮西曹家渡，即廣設土行，主其事者爲鼎鼎大名之盛老三，設立「華中宏濟善堂」，爲販鴉片之大本營，且於各埠置「戒烟局」於蕪湖，置緝私隊，令委僑局長僑隊長，在僑維新政府以外別成系統。盛不特包辦鴉片，且更操縱長江沿岸之鹽務，成立「裕華鹽業公司」，此一黑一白，既盡歸盛掌握，其財富且將敵國，雖其後汪逆精衛之僑政權成立，亦無損盛之毫末。周逆佛海緣攬僑財政大權，且與盛委婉聯絡。直至去年春季，汪逆以臥榻之側，不容他人鼾睡，始將包辦鴉片之權收回，設立禁烟總局，令烟民領照，實行配給官土。而其

七十六號的劊子手夏仲明

上海人都知道「七十六號」裏的狠手，除了李士羣之外，要算吳世寶，張國震，夏仲明了，尤其夏仲明，作惡時間最久，他是「七十六號」開山祖，一直到日本人投降，僑政府倒台，他還在無法無天的和地下工作同志作對，所以前天（二十一）南京大戲院蒙難同志會裏很多蒙難同志的家屬，在切齒痛恨他，可惜，在許多人口中傳出消息，這殺

時黑市之價，超出官價甚鉅；於是工於心計者，雖無烟癮亦往領照片，因緣爲利。但得官出錢，未肯售諸領照者；狡黠之徒，因延律師向僑法院提起訴訟，說者謂自有法院以來此種訴訟，未之前聞；僑乎僑政權之下羣醜內訌之活劇，層出不窮也。盛雖將「宏濟善堂」解散，而日本人自熱河北口等地，運輸烟土，仍屬盛爲之發賣。盛因其時「官價」已達每兩二萬元，爰賤價爲每兩萬數千元，將存土全數傾銷市上，一般烟民以私土反廉於官土，遂不再往領配給品，爭購私土，此舉使僑禁烟總局窘不堪言，可見盛手腕加人一等。勝利以後，搜捕漢奸，盛亦落網，而其居宅，則被徵發爲臨時看守所。

人魔王夏仲明，已於十月（十七）在監瘦斃了，不然的話，這個十惡不赦的敵僑走狗，大有被蒙難同志家屬「咬煞」可能，據說：夏逆仲明，自投羅網的，說起真叫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原來，八月十六日臬投降擴播之後，夏逆本來已經與其部下密議妥當，攜械離上海，投奔江北一帶匪衆部隊。忽然聽到周逆佛海羅逆君強，都有新任命，而其部隊居

然臂章照耀，風頭出足，他以爲「將功贖罪」我亦做得，於是便到周逆那裏，要求給以名義，周逆久震夏名，以爲這個狠手，肯爲我用，則將來「立功」可期，馬上給以「高而不實」的顧問參議之類的銜頭，當時夏逆雖然「未滿所欲」可是搗械投奔的念頭，却因此打消了，正在這個當兒，他便把滿肚皮的「計劃」獻給某一個畸形氏組織，便酬他一個較周逆給他還好聽的銜頭，同時，並派了二名弟兄，到他家裏保護，至此，老奸巨猾的夏仲明，竟以爲從此篤定泰山，頓忘所由，而神氣活現起來！八

文化 漢奸 柳雨生

月廿號，有某機關駐滬辦事處，爲了某件案子，派員到夏的住宅去問話，夏逆以現役軍人（指周逆行動總隊）和高級人員姿態。出來和查案人接談，當場談無結果，而事後他竟敢親自去面見專員，侃侃而談，那時，夏逆是早忘過去，而專員則來得正好，便一聲號令，把他扣留起來，立刻根據他的口供，把他所有槍械搜來，接連問他在七十六號作惡的經過，他第一個口供，便是暗殺華美晚報主人失作同，如此這般羈押了半個多月，便把他移解主管機關，以至於死。

柳雨生，誰都覺得他的可鄙與可恥，他是敵僞統制時「新興文人」之一，講到他的文章根本稱不上作家，惟因爲他不顧廉恥專門在公場所站起來，打着裝腔作勢的京片子，搖頭擺尾的喊幾句「大東亞……」就成爲「和平作家」。

他所以要出「名」要出賣良心，許多莫明其妙的書，還與陶亢德等在四馬路辦了一所「太平書局

，其中所出的書籍，當然是他們的真作品，甚至向敵僞搖尾乞憐的「大東亞文學得獎」書籍，文化漢奸蘇青譚惟翰等都有出品。「太平書局」既是這樣背景，封門是理所必然的，所以，如今門上已經掛了「正言出版社」，將來這書局當然是出抗建作品了。

土財主盛老三之奇癖

與日人絕對有勾結，而並以巨富稱者得二人。

一爲盛老三，一則邵式軍。二人除年歲懸殊，共爲

沉湎烟霞之癡君子，而賦性鄙吝，固無不相似也。客有談盛老三一事者，謂其人既刻薄，故御下極苛，除其一身供養甚奢，若家人婦稚，以及男女僕役，皆無善遇，盛每日治精肴魚翅一味，又非吃不可，約十四五菜，一人據案獨嚼，但食量並不宏，每二菜中，不過下一二箸，食既竟，照例，即以此

李士羣暴斃真相

肴分酌家人，或餒之奴僕。而盛則不可每日令將原肴置之桌上，毋許搬動，越一宿者，盛乃引鼻嗅諸肴，聞有臭味，始令棄去。菜脩之外水果亦然，水果置之房中，必使腐爛後，拋之門外，說者故謂，是真未聞之奇癖，而此僞心理，真不可究詰也。

甘爲敵人作鷹犬，其下場終不免遭走狗之素之大小漢奸，數有所聞，而以李士羣吳世寶兩逆爲最著。兩逆皆特工惡魔，殺人如麻，攫金無算，乃曾幾何時，相繼死於非命，報應不爽，抑亦速矣。李吳雖死，今李吳之妻，亦遭逮捕，良以婆奸之罪，不減漢奸，死者已矣，生者當究。

吳李之死，外間傳說紛紜，鮮能知其真相。總之：吳逆之死，盲左所謂：「象以齒以焚其身，貽也。」作如是觀，庶乎近焉。李逆之死因則較爲複雜，含有若干政治成分，李逆素有政治野心，羅致奸才，組織幹部，植黨營私，既任僞省長，復培植一部份武力，挾以自雄，用厚其勢。殊不知以此遭乃主之忌，遂誘而置之死地。

李逆平日頗有自知之明，知欲得之而甘心者，

大有人在，故防範甚嚴，飲食尤慎，惟恐有酖之者。除外間一切應酬，例不進食外，即知好餐案，亦僅衆皆下箸之中菜，偶進少許，入各一份之西餐，則絕不一嘗。出入恆帶一勤務攜熱水瓶杯隨侍，渴則索飲，敬以茶，點滴不入口，小心極矣。詎料其死也卒以毒，防之愈謹，酖之者愈急，而計亦愈奇且毒。

李逆之死，名雖病而實爲毒，病初起，寒熱嘔瀉並作，醫診後，驗得係某種病菌作祟，如法針之，入晚稍安。乃翌日病又加劇，醫復仔細檢查，則發現另一種病菌，更對症藥之，略愈而次日復劇。最後發現其體質實染有足以致人死命之病菌多種，凡惡瘡，傷寒，各種痢疾，及猩紅熱等菌無不備，故諸疾並作無法治療。但可斷言其病顯由口入耳。病

中，李逆自思致病之由，終不可得，死前一日，始恍然悟，蓋肉餅半枚，實爲禍胎。先是，李逆與熊劍東交惡，數數暗鬥不能下，敵方特務要員岡本者，慨然出任魯仲連，使雙方言歸於好。特約李逆來，與熊觀面，經岡本之斡旋，前嫌乃釋。於是岡本欣然邀逆餐，臨時商餐所，舉菜館數處，輒難同意，最後乃由岡本邀至其寓所便餐。岡本寓百老匯

大廈一室，敵之特務機關亦在此。餐時端出肉餅一盆，岡本取以分諸客之前曰：餅乃內子手製，味頗佳，內子擅製餅，請試之。言時，本人先取食，並一再勸客，李不能却，乃食其半，不料多種病菌即在此半枚肉餅中；迨翌日返蘇，病即暴作，終於猝斃。鷹犬下場如此，爲理之所必然，殊大快人心也。

李麗華的一個秘密

這是一個秘密；本來「春江遺恨」的女主角是指定要某女演員做，而某女演員沒有答應，所以才商諸李麗華。據說那爲「華影」做說客的向李麗華講明原意後，滿以爲李麗華也會拒演。因爲他告訴了李麗華說在戲裏面要講「倭語」，故料她一定知難而退。可是出乎意料之外，李麗華竟毫不猶疑地答應了，並且她說：「日文」怕什麼？我馬上學起來好了！」

這在「侵略者」聽起來是多麼高興呀；「我馬上學起來好了！」於是她便「騷地斯」「阿堵內」地跟日人指定的「教師」學了起來。在這時期——李麗華學日語的時期——她是開心極了；時常在同事間誇耀她的「聰敏」，並且非常自負；說什麼將

來還要到日本去拍一兩部戲——真是喪心病狂，一般有識的電影演員，都擔心她會變成川島芳子第二的確，像她這樣沒頭腦的中國人，「侵略者」是頂歡迎的！

可不是李麗華的頭腦太簡單嗎？假使「春江遺恨」她不「情願」拍，那末她很可以不學那「騷地斯」「阿堵內」，那些「倭語」。因爲「學日文」在電影演員的合同上是沒有這麼一樣的。

再求其次罷；李麗華拍「春江遺恨」了，那末她很可能把那「倭語」講得不倫不類一點，可是她偏偏又斤斤較量這句音準不準？那句音對不對？說一句不好聽的話：看她那種小心翼翼地樣子，非但要想到日本去拍戲，簡直她是想去當「座伎」——

侍候日本人——。以此觀之，所以別人拍「春江遺恨」是被逼迫——（其實也不可因此而原諒）——而李麗華的拍「春江遺恨」是自己「心甘情願」。

非但如此，她有時還有點「數典忘祖」。她時常說「日本人」對她「好」！其實她那裏知道那就是「侵略」呢！

許江被捕時之波折

前任偽財政部蠶絲特捐處長及上海市偽經濟局長之許江，字藻庭，杭州人。爲許寶衡（民初曾任內務部次長，以嗜賭被捕於某私娼處，哄傳一時。僞滿洲國成立後，渠亦爲登場傀儡之一，卒鬱鬱不得志而歸。）之猶子，久居海上，宦游南北，乃久歷官場之積年猾吏。蓄資本屬不菲，而猶熱中利祿，罔擇順逆，戀棧倖進，終至鄉鎔入獄，身敗名裂，誠係孽由自作哉！

外間傳言：許於就逮前曾妄圖拒捕。揆之事實，稍有出入。蓋緹騎往捕時，許所寓係弄堂房子，其家中聞叩門聲甚厲，惶懼不敢即應，自樓窗探首下窺，見來人爲數夥，且御武裝，益駭怖不知所

可。亟掩窗熄燈，屏息不復敢聲。門外揚聲問許某在家否，久久乃告以未宿此間，請別覓之於環龍路寓中。實則環龍路之舊居，許早已移讓他人矣。緹騎爲所賺，匆匆引去。既廉得其情，則相率復至。（在此一去一來之間，度許未嘗不思伺隙覓脫。特街口尙留有邏者嚴予監視，故無從擅越雷池一步耳。）叩門益急。許家人仍不肯開門相納，最後見門外作握槍欲放狀，乃大恐，方逡巡啓鍵延入。緹騎登樓，入許寢室，許方偃臥床上，引被自障，稱適染恙甚劇，行動維艱，擬懇稍假時日，自行投案。緹騎不之顧，卒當場拘捕以去。

交際花吳明芳如何勾結敵人

上海淪陷期中，交際花之藉色相以結納當途「權貴」，足以左右其意旨；又返袂其惡勢力，爲人

作魯仲連聚鉅金以飽私囊者，得三人。其一爲藍妮，與之周旋者，皆執僞府要柄。又其一爲吳明芳，

持品尤出其下，凡所勾結，咸爲敵方駐滬之首惡，彼「小林」也者，則其「面首」代表；一時「憲兵隊」密探與通譯之流，奔走門下，奉之爲「大阿姊」。哀哀無告之民，生死仰其一言。其人嬌小玲瓏，修修文秀；倚事皮相，殊不類其辣子狼心腸者。當

局近方蒐捕漢奸，除惡務盡，若論當時罪行，峨眉未必讓入，而羣奸落網，吳獨在逃。近頃某話劇團，演「上海淪陷實錄」不遺此角。乃不敢直指其姓氏，劇中人稱「芳小姐」焉。

回力球老闆唐海安

第三方面軍逮捕漢奸，回力球老闆唐海安亦落網，其罪半爲回力球之倡賭，半係「棉統會」關係，緣唐爲該會委員也。唐曾任江海關監督，固執持子弟，當時交際場所，恆見其人，與之偕者，有交際花，有紅舞女，有電影明星，胡蝶，霞月嫻，即常與共遊宴者，時胡猶未嫁潘有聲，竟成唐理想中之對象，杜美路明星公司攝影場，時見唐之蹤跡，車戰胡蝶，飛馳而去，久之，外間飛短流長，謂唐與胡蝶如何如何，唐遂稍稍斂跡，非畏輿論也，乃懼爲宋子文氏所知也。唐係宋氏門下紅客之一，且頗爲宋所器重，伊在政治界得有地位，皆係宋氏一手提攜，故在上海有所行動，悉引起宋氏之注意而遭不滿，即與胡蝶同遊，而對宋氏亦諱莫如深者。

民二十年，宋氏在滬被刺，唐曾公開出面以鉅款懸賞緝捕兇手，即此一端，可見其對宋氏之折服。

及關係之密切，事變後，國軍西撤，唐竟不隨其舊主同行，棲遲海上，以利益之薰心，遂附逆，開宋氏曾函電勸止，唐以「此一時，彼一時」，不顧焉。

前歲，敵人搜括棉紗，唐頗形活躍，同時，法人經營之回力球場，因「偽市府」收回法租界故，擬停辦，唐逆利其多金，毅然以巨價接盤，準備繼續營業，惟廿餘位球員，被潘三省包攬而去，唐祇得委曲求全與潘合作。今年春季，有人調查回力球場之開支，單以「特稅」一項，月需三十萬元，球員生活，亦需千餘萬元，（當時三千萬元數字已堪驚人），則回力球每日盈餘之鉅亦可想見，唐海安在「棉統會」及回力球上所發之財富亦足嚇人一跳也。

設唐在事變後能堅貞自守，出汗泥而不染，仍

效忠於宋子文氏，則今在政治界仍有相當地位，又 何致鋤鐮就逮哉！

聞蘭亭的兩個「寶貝孫子」

主持米統會海上「三老之一」之聞蘭亭已與其他漢奸數十人，同被拘捕；將來若何科罪？自有法院偵查，姑置之勿論。夫聞蘭亭以七十高年，猶復實行下水，揆厥原因，則外強中乾，不得不藉惡勢力撈些鈔票，故甘爲鷹犬，要亦大可憐矣。聞有子，已先驅狐狸於地下，遺二孫，長曰蘭孫，次曰芝孫，年均在弱冠左右。其比隣有黃姓女郎者，嫁孀居，有殊色，蘭孫踰牆而撻之，遭投訟之拒，悻悻於懷。會僞政府頒棉布國有之令，蘭孫窺黃室藏有棉布數十疋，既挾調情勿從之嫌。乃報諸僞法院之檢察署，其持適汪記頒有國積主要物品治罪之僞法令，遂選派法警，馳態搜查，將黃姓女并棉布等一併帶案。當搜查之時，蘭孫伴爲聞聲出視，至則與法警犖領首爲禮，一若彼此素識者，黃家戚屬女流，初不知其狡計，本係設局詐騙，墮厥彀中，遽燕蘭孫爲之緩頰，蘭孫令其弟芝孫居間，議定納賄七萬金詎款已交付，而黃女乃羈押加故。蓋其時爲民國三十二年，僞檢察長陳某，於檢察官批准之保狀，心有所疑，因靳而勿下。黃女不能耐，遽在偵查庭侃侃直供，謂有聞氏二孫，詐去鉅金，迄猶虛言慰藉，口惠而實不至，至是東窗事發，不可收拾，聞氏二孫，遂亦以詐欺被控矣，其時黃女始獲與聞氏二孫，同時交保，聞蘭亭以事勢至此，攸關體面？不能不開，爰出面招黃女往，願破香囊贖返其金，以寢其事。黃女震於三老之名，不敢堅持，遂於公判庭時盡翻前供，聞氏二孫，坐是卒獲宣判無罪。事後聞蘭亭微聞二孫有登牆窺宋情事，知小鬼頭春心以動，防其再蕩閑踰檢，亟擇吉爲之聚婦，開門下固多拍馬之徒，釀金爲壽，多多益善，故禮金收入，開支外盈餘匪貲，而黃女在僞法院，終遭判罪一年，想諸聞蘭亭，聞置之勿理，迨其覺悟受紿，則已投身網羅，末由自脫矣。聞燕居時持亦規行矩步道貌岸然，第蓄憤情深，不能不出全力庇茲二憾，循至以隣爲壑，犧牲他人，則其平素家教如何，亦可以想見矣。

請介紹！ 請批評！

狀，心有所疑，因靳而勿下。黃女不能耐，遽在偵

「米統會副處長」顧戢人被捕經過

第三方面軍第三次發表的漢奸名單裏面，有一個米統會的副處長顧戢人，論官階不過是薦任，本來是可以避免的；可是顧戢人同族的一位孀娘，却出頭向第三方面軍告發，因此也請君入甕，做了階下之囚。

據說顧戢人的這位孀娘，是個寡婦，她的生活

，一向由顧戢人維持，在戰前，每月貼二十元，到去年，已經加到數萬元了；論理她應該感激這位姪子才是，今年春天，顧戢人家裏析產，爲了一方地皮的爭執，這位孀娘和顧戢人的父親鬧翻了，從此便結下冤仇，這次敵人投降，她便大義滅親，向第三方面軍遞了一張呈文，顧戢人就此被捕。

趙嘯瀾穢聲四播

舊劇盛行的北平，淪陷後仍然歌舞昇平，在營業上講，當然遜色多多，可是渾水摸魚，利用機會之，劇妖之類，却應運而生，除了梅蘭芳息影上海，程硯秋棄歌務農，郝壽林急流勇退，而保持其堅貞外，其餘如馬連良輩亦不足道，何況一羣甫出茅廬的坤令們，趙嘯瀾原爲尙小雲弟子，偷幾齣尙派本戲，拉攏着尙小雲班中的配角，在平津一帶小有名氣，趙能唱能打，肯吃苦，擅應酬不吝肉身佈施，事變後更加寬了起來，在北平得日軍報道部負責人山家少佐賞識，成一時紅人兒，戲班裏對她有一「母司令」之稱，當時縱縱平津劇壇空前絕後

，誰知這位日本軍官抱「入盡可妻」之旨，長日周旋坤伶隊中，再有北平「三六九」畫刊文化漢奸朱復昌的拉攏，於是艷屑片片罄竹難書，趙嘯瀾赴「滿州」出演，又爲當地「省長」之流賞識，未幾被納爲小星，可是在情感金錢衝突下，又告脫輻，總之這類醜劇的搬演已使人司空見慣，而劇人中之無恥淫賤，尤屬層出不鮮，馬連良赴「滿州」參加所謂「慶祝大典」，秦玉梅姑母利用日本憲兵特殊勢力，硬捧起秦玉梅，金少山，吳素秋輩爲了避免無謂麻煩，請日本憲兵隊義務保鏢，都曾傳誦一時呢。

盧英被捕還要「面子」

當第三方面軍糾捕偽舊南市警察局長盧英時，先包圍其住宅，而將其家人加以搜查，見備有短銃者一一沒收，時盧英挺身而出，緝者立將其雙手拷住，盧拒絕受拷道：「我雖然做了漢奸，可是我有我的道理，我跟你們走就是，手拷太失我面子。」緝

者嚴厲答道：「你做了漢奸還要面子！」盧道：「我知道，不過你們不要這樣吃狼。」緝者大爲震怒，立將雙手拷起，盧猶鬪強不走，終認爲失面子，卒吃了一記槍柄，始老淚縱橫被曳以去。

北平李麗與日本軍官之熱戀

北平李麗大家呼她爲「一代尤物」，此姝的確有迷人的地方，過去不知有多少男人在她的香閨中做了俘虜，事變前，她是那麼活躍，到了敵僞佔領滬港兩地後，她依舊是過着豪華的生活。所以能够如此「活得格」，「當然是她把色相去換得日本軍官的愛戀了。」

當北平李麗從香港回上海時，是坐飛機而來的，那時候，飛機是專爲日本軍事當局之用，她能够坐飛機，其中一定有「抱腰者」，到了上海，率領了一批男男女女，預備演話劇，當時她舉止闊綽，足以使上海人們驚異的。

她和日本那一個軍官要好呢？過去傳說是偽軍

的「最高軍事顧問」，「勢力極大，所以，李麗可以大膽與隨心所欲的愛幹什麼就什麼。」

這個與北平李麗談戀愛的日本軍官始終是個謎，反正知道是有特殊勢力的人物罷了；到如今，這個謎是揭曉了，據聞是這位日本軍人就是現在的日本投降使節的大員，現在是代表日本向我國投降，過去在淪陷一定是「重要人物」了。

「北平李麗的對象」既是如此下場，她的失去「依靠」是必然，不知這「一代尤物」今後還有些什麼「新聞」產生否？

嚴春堂的金鋼鑽數目

上海人之擁有金鋼鑽至多者，嚴春堂與李祖萊二人，可以頡頏一時。二人所蓄之金鋼鑽量，無法計算，他們用袋裝之，布袋各列號碼，每一號中，所藏皆爲量數相等之鑽石，譬如十克拉一枚者則此一袋中，皆十克拉之鑽石也，近聞李祖萊與鍾可成

等，將發起檢舉上海之暴發戶，識者乃目此二人爲天下第一妄人。嚴春堂爲盛老三之唯一心腹，勝利後，嚴對外聲稱我「有辦法」。最近葉焯山隨杜月笙先生返滬，嚴送一汽車與葉，葉不悅，拒之，嚴弄得噤落場勢，或將從此漸漸感到「無辦法」歟？

女畫家李青萍的機史

這幾年來，偽方的報紙，雖儘量爲敵人作跨大的宣傳，可是敵人還覺得他們不夠賣力，每星期要「請」他們派記者出席「報導會」聽「報道部」長官分析時事，解釋戰局，記錄下來，登在報上使同胞們聽到與事實完全相反的消息，蒙蔽許多人見識不清的人。

舉行「報道會」的有三個機關「海軍報道部」，「陸軍報道部」和「大使館」每次多由「報道部長」出席幾哩古魯講上一大套由一個做過刺頭匠的台灣漢奸翻譯，頗令人頭痛，其間只有一個「艦隊報道部長」松島慶三，很受一羣「和平記者」歡迎。

松島慶三是一個好色之徒，每次開會，講了一

陣「正經」，必要談談女人，他覺得上海的女人非常漂亮，有一次，要調他到別處去，他便對記者說：什麼都沒有留戀，祇捨不得上海女人！

他的中國女朋友很多，其中有一個「女畫家」李青萍，更和他有一段「機史」，於是李青萍每次在上海舉行畫展，都是由「海軍報道部」主催，更由松島慶三出面招待新聞記者，替她宣傳捧場。

李青萍確是一個尤物，專和日本人交識，足跡到過哈爾濱，東京，安南，新加坡，……有一次，松島在開「報道會」時，說是時局緊張，將派往太平洋與美軍作戰，他說：「這次如果戰死，李青萍女士一定不會忘記我一定會替我繪一幅畫吧！」

後來，松島對李青萍日久生厭，將她讓給一個鹽田大尉了！

所謂「畜產業公會理事長」李振才

第三批漢奸名單中有偽「米統會儲備處副處長」顧戡人，偽「食糧公會理事長」符前耕，以及將鹽資敵的周吉甫等寶貝，但却遺漏了與他們同樣罪孽深重的李振才。

李振才是前偽「全國畜產業公會理事長」，手下有十幾個公會。本是著名的萬順豬行的學徒，羽毛既豐，即藉敵偽勢力遂出乃師，自掌大權，從此

一直與敵偽勾結下去，劣跡昭彰，例如霸佔莊五房主人所設之鮮家營業所，以及將肉類供給日本軍部等等。此刻他却逍遙法外，抽抽雅片，玩玩小老婆了。

在澄清收復區的今日，我們希望在第四批的名單中看到「李振才」這三個字。

靠糞發財的王永康

有人說，可能從糞的裏面提煉出大量黃金；換句話說糞就是黃金，黃金也就是糞。鑒於上海幾位糞業大亨的每天進益，生活的豪華，糞是黃金一句話，的確成爲事實。現在上海有五百多萬人口，每人排洩出來糞汁，單南市一區達九百輛糞車，滬西八百輛開北六百輛，中區與舊八區尚不在內。過去王永康（普南市大生，永安賭台老闆）行賄與利用敵人惡力，強制承包滬南滬西與開北三區糞業，（單滬西一區，每天估計淨進益達二萬萬元之鉅，）

按當時每一輛糞價爲三萬六千元。而呈繳衛生局僅僅八十萬元而已。王永康利用此項資金，辦銀行，開賭台且大事囤積操縱金融，勾結敵人，無惡不作，私生活之豪華，單姨太太達廿九位之多，其時產業已無從計算，嘗對人言，我王永康是糞業起家，深嘗糞的滋味，確認是個肥的進益，所以上海市長，財政總長請我去做都無甚意思，將來惟一的目的，是將中區與八區的糞業，統歸我一人包下，做個糞業托拉斯，於願已足。當時八區爲女亨阿桂姐

所包，中區爲了彌寶所包，得到這個消息均奔僑市府秘書長羅君強的門路，想取銷其承包權，二人大孫在操縱。

利用敵勢多方搗亂的垃圾大王葉老三

垃圾大王葉老三，他利用日本浪人戴木公超，通日本十六鋪封鎖線及港務處日本海軍武官府，把持垃圾駁運的承包權，數年之久。對上海開包價，僑市府因爲日人的關係，無法應付；對下扣尅工資，工人船戶懼於惡勢力，無力反抗。羅君強亦曾將他調換，但是葉老三串通戴木公超，利用敵勢多方

搗亂，使繼其後承包的沈某，虧蝕鉅款，無法工作。所以在日本投降前的半月，上海垃圾一時堆置滿街，無人清除。後來僑市府屈服，仍讓原人承包人，爲顧全面子起見，雖未用戴木公超或葉老三出面，但暗中仍係彼二人操縱，與王永康的操縱糞業相同。

周越然專賣性噓頭

文壇有一個周越然是恥辱，作爲一個作家，起

大概也是老當益壯吧。

碼得有二個條件；一，文筆美，二，思想佳。我們的周老先生呢本來不過是商務印書館的英文編輯，一手白話文寫得似通未通，平時不出來，反而在所謂「大東亞文學運動」時出來了。老當益壯，大概是存心爲「大東亞共榮圈」出力幹幹文學工作吧。可是他的才能也許是在英文寫作上，雖然國學也有根底，白話文的風格却令人要笑落牙齒！文筆不通之外，且大搬家談性書內容，看來在性一方面，他

有一時期，周越然在新中國報的「學藝」上每天寫稿，文末總加上一段「詩云」。這一些詩，看來看去不像詩，倒像小孩子的歌謠。可是學藝倒把它排在最重要的位置，周越然爲什麼這麼多產，而且爲什麼總是這麼文與理都不通的東西？據說新中國報館衰殊每月送周越然一大筆津貼，周拿了不好意思，就每天逼出一篇看似道德說實無聊的東西來。

在起初。周越然是以英文而著稱的。他與林語堂所編的英文讀本在中國銷路可算最大，人們對他在懷舊。也有敬意，不想現在竟失足到這種地步，他自己也

漢奸組織下特務機關——76號內幕

若一提起滬西七十六號，恐怕人人還有些寒心吧？

所謂滬西七十六號裏，是漢奸組織下之特務機關，專門調查暗殺我國同志士，而特設之慘酷黑暗機關，我國同志士受其毒刑，遭其毒手者，不知凡幾，其罪惡比其他漢奸，應加一等。

日本侵略國家，殘殺我同胞志士猶可言也，獨怪我中華民國之人民，竟然爲虎作倀認賊作父，而專門殺害我同胞志士，不知是何心肝。此種兇徒，非加以嚴密的搜查，而盡去懲治，則後患何堪設想，而國法將失其效能。

此中元惡大憝，猶將天刑，其次如李士羣丁默

邨吳世寶張國震等，都是特務中之尤稱兇暴者，當李士羣做僑省長時，又放出大批鷹犬（大批特工人員）爲各縣縣長以酬其特務工作之勞如唐克明，王烈文，楊壽章，李慶仁輩，搜括鄉農，勒逼軍米，使人民無一不受其荼毒。

論其罪惡，真是滔天，古時「九族全除」之刑，若以之徵罰此種兇徒，原不爲過，現在李士羣與世寶之徒。業已死了，被人毒害而死了，但其逆種餘孽，斷不能再容其仍留人間，必定斬草除根，使其逆種餘孽斷絕，更有一般爪牙鷹犬，還是逍遙法外，未絕根源，務須嚴密緝捕，不使漏網。

「大東亞」文學代表之一的楊之華醜態

當初「中華日報」繼「新申報」出版的時候，可以說一聲鬼才打算看它，新申報代表日本軍部方面；有槍桿子支持，實行強銷主義，而中華日報呢

，是代表僑府的機關報，不能強賣，其銷路之慘澹，也只有他們自己知道，漸漸也會銷路好起來，這由于上海人的忘記血債太快的原故吧。

中華日報，是由最無聊的與無恥的一羣「文化人」主持編務，是最先向敵人屈膝的走狗，楊之華是其中的中堅份子，其他則有詩魚路易士兄弟，陶亢德，蕭劍青，余拯等一批「宿貨」：路易士負責灌輸大東亞文化，舉凡日本方面的翻譯專論大都是他的工作，其弟田尾編電訊之類，前調至同盟社，蕭劍青則肉麻一番後被逐出，其故不知，陶亢德大概是編社論，而楊之華，像煞有介事地編着中華副週文藝之欄。

楊之華是廣東人，爲中華系中最吃香的一員，大概由于投機歷史較長的原故罷，人生得相當健康，面容淡黃笑起來一口金牙齒，給人的印象實在惡

甯波第一號漢奸陳夢士

在「維新政府」當過秘書主任，在「汪記政府」當過「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出席代表，自稱名士，自誇詩家的無恥文人陳夢士，已在南京被拘了，這是漢奸們應有的一日，何足道哉，可是，在上海的甯波人，和在甯波的甯波人，却以此爲互相問訊的資料，好像這個消息，和日本無條件投降，一樣令人興奮，一樣令人先聽爲快，這裏可以概見甯波人痛恨這無恥之尤，罪無可逃的漢奸陳夢士之甚了。

劣，不是文人，實是市儈，他的字寫得怪形怪狀，一望後，便感到作態的醜惡。

文章方面，他是嘔藥堂最厲害的一個，崇拜藥堂因之連帶崇拜北方的作家，他自己作品，可說是洋洋大觀，散文，小說，詩，遊記，腳踢，散文與小說讀者大概是知道他會寫的，詩呢？是化一個何穆爾的筆名，寫幾行不知所云的東西，在副刊與詩領土上發表。

楊之華也是「大東亞」文學代表之一，到過日本，寫過日本通訊，亦一寶貨也，出版過集子，編過文藝刊物，在和平文壇上曾大大地出過風頭，而今呢？大概也免不了作喪報之犬了吧！

這陳夢士，原名企白，亦名器伯又名道星，夢士是他做偽官的官名，近年在京滬各報及雜誌上投稿，署名「十閣」，他是甯波江東東勝街人，今年四十九歲，他的老子叫陳荔汀，他的母親叫止止老人，他的妻子叫謝黛雲，妹子叫陳蘭言。一門風雅，大世界報全盛時代陳家父母妻妹都有詩詞歌賦的作品，排日發表，五四運動，甯波轟轟烈烈參加抵制日貨，打倒漢奸的工作，他是小白臉，不但賣相好

，而且善於慷慨激昂的演說，因此，被他吸引了不少男女學生，便在東勝街住宅裏開了一所甘白學校；相當溫飽，不料飽暖思淫慾，父子倆大鬧其桃色案，陳夢士不容於地方便隻身來滬，至南陽橋辦了一家藥店，也叫甘白學校，民國十七年，戴雍塘做漁業局長，陳夢士便由他的乾老子寧波同鄉會坐辦張甲之的保荐，做了該局總務科長，那時的官名就叫陳道星，不到一年功夫，爲了大華漁輪營私舞弊，觸犯了當時實業部長陳公博，便下令通緝，於是他不得不改換姓名亡命於紹興鄉下，因此結識了詩僧印西，直至陳公博交卸實業部，他纔敢出頭露面，偕印西到杭州西湖畔一小庵就攔，結社吟詩，大賣詩人野人頭，激動了上海若干舊詩人，居然，結伴到杭，大打其詩雷台，上海各報競載其事，引起華北詩人李釋戡，王逸塘，梁聚異等的注意，便與他詩書往還，尤其老奸梁聚異，物以類聚的特別賞識，要是他還未結婚的話，朱樸之的老婆，早已是隨夢士了，抗戰軍興，他便辭杭來滬，初居虹口尤少與同鄉見面，及至「維新政府」在南京出現，他就一躍而爲「維新政府」秘書主任，這不問可知是他「前輩同志」梁老漢奸提拔關係了，那時，寧波尚未淪陷，上海傳後處還未成「逆」，他是寧波人之中，第一個漢奸，寧波人面子被他剝光了，於是便

有許多愛國志士，趕到東勝街，把他老窠封閉，也有人主張把他的祖坟搗毀的，結果由陳氏族人，公決把他們三代驅逐出族，這才平了一般同鄉公憤，他的大兒子叫馬午，是一個漫畫家，也是染有祖父之風的色鬼，在偽政府之下，假了他父親老漢奸牌頭，奸污了不少女學生，有一時期，陳公博忽然想起十五年前利害衝突的舊恨來了，便借着他的兒子不法行爲，和陳夢士父子爲難，結果，還是梁老奸和日本人的說情，緩和下來，父子倆便在那時到上海避難數月，在華熱飯店開一個「馬午漫畫個展」，這些都是舊事，不必多提，且說，日本投降，我軍進入南京之後，陳夢士避居秦淮河邊一份揚州人家，這家主人，還當他們姓馬，居然把「馬午先生」，介紹到軍隊裏，當宣傳班繪畫員，先後三日，南京鬧區的牆頭上都是馬午手筆的勝利漫畫，却巧中宣部特派員陳訓慈氏抵達南京，在旅京同鄉口中，發覺馬午就是「前後漢一脚踢」的陳逆夢士的兒子，立刻通知宣傳班，把自稱姓馬名午的繪畫員，撤職查辦，同時，還把他繪的勝利畫一概毀滅，這是九月九日前後事件，如今陳逆父子被拘了，大概就是上文撤職查辦的後果吧！

周幼海的豔史

僑府在「全盛時期」有所謂「三腳貓」之說，即是三個巨頭把持着一切，那三個巨頭貓？是汪，是陳，是周。汪逆在日本一命嗚呼後，呢？「三腳貓」變了「兩個和尚挑水吃」，「三腳貓」已經不妙，再去了一隻腳，更加「四不像」了。

三巨頭之中除掉陳，和周的兒子，都會在上海靠着老子捧硬，着實在上海喧嘩一時過，上海的白相地界，提起「汪公子」、「周公子」，莫不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因為他們鈔票多，懼因為他們發起少爺脾氣起，實在吃不消！

周的兒子周幼海，人比較聰明，肚子裏有墨水，不過家學淵源，看見女人，比蒼蠅看見臭鹹肉還要猴急，他的一風流韻事，上海人都是耳熟能詳的，其中最最精采的，先和李麗華攬七廿三，後來則和海上名交際花王小姐表演私奔。

提起王小姐，此馬來頭大，最早在大滬舞廳做舞女（那時周幼海也許還剛剛在讀人手足刀尺哩）嫁過上海大亨秦某和潘某，王小姐也由密斯身份一變為秦王氏，潘王氏。現在和周幼海一出奔，自然她的市井證上，要寫周王氏了。

周幼海在和李麗華熱絡時期，天天用自備汽車到寶康里去接李麗華，李麗華的母親李老華向來只認鈔票不認人，周幼海是「中儲券」上簽字的總裁的兒子，居然看中他的女兒，當然其心甚窩，還有什麼好說的，只怕周幼海「放生」：那時候的周幼海，的確也對李麗華迷戀得糊裏糊塗的大有一溫柔不住在何鄉」的意思。有一次在百樂門，不期而遇，「小咪」竟在另一隻檯子上陪着一位軍官跳舞，周幼海一見，氣得「七竅生烟」拔出手槍，一時百樂門秩序大亂，總算「小咪」識相走過來三句迷湯一撒，才算大事化為小事，小事化為無事。那個軍官聽說是「周公子」也服貼了。

後來，周逆見兒子鬧得實在太不成話，而且周太太也不願意和李老華做兒女親家，弄得將來「探親相罵」，把周幼海硬送到日本去，才算結束這一幕喜劇。

至於周幼海和王小姐的一段豔史，那是在周從日本回來以後了。那時王小姐還是「潘王氏」身份，周幼海時常到××廬去，兩下子眉來眼去，一搭便上，王小姐是久歷風塵，徐娘雖老，風韻猶存，

塔個把小開，自然游刃有餘，不怕對方不入彀，至於潘某呢？本來無所謂，不免眼開眼閉，大家心照不宣。

當周逆在上海「玉佛寺」爲他的老太太大舉開弔的時候，照理周幼海是孝孫。應該在場。爲祖母

誌哀，但事實上周幼海這時竟被王小姐迷得魂不附體，竟然一車載道，把周逆氣得一佛出世，二佛生烟，但是也奈何不得。

目下周逆已解往重慶，他的兒子傳已畏罪自殺，總算便宜了他！

實業界巨奸陳伯陶

人說上海民間兩大漢奸：文化界是陳彬龢，實業界陳伯陶。陳彬龢的臭名因職業關係而人人曉得，陳伯陶亦因職業關係除有方面外知道的還不多，但他的罪行恐怕在陳彬龢之上。

陳伯陶名詠仁，江陰人。戰前是百祿洋行跑街。戰後自設新華貿易公司於圓明園路，並在香港設有分公司，由其弟理仁秉仁佐理事務，營業非常發達。十二·八戰事將暴發前，他和資源委員會駐港採辦委員訂了一張很大數量的機械五金合同。買掉到滬，貨價大漲，照合同履行要大蝕本了，他就推諉貨色未辦齊而延不交貨，幾位採辦員因此撤職。十二·八後因百祿大班與國人史德勒之媒介而與在上海的日本工業界及海軍部發生關係，最早發生貿易關係的是百老匯大樓下的日本東光公司（後改愛工鐵工廠）。東光的後台是海軍部，生意很大

。東光老板以軍部資金囤貨發財，被職員岩田告密，遭軍部槍決。後岩田在途路組織岩田公館，東光生意全被岩田所奪，陳伯陶也就投入岩田的懷抱。

陳伯陶因原址不敷遷到四川路三十三號營業，他的寫字間就是五金機械的市場，他所開的價錢，就是市價，進出的人和交易所一樣多，許多人和他見了面沒有講話的機會，五金大王張運勛還是他的門客呢。靠他發財的兩客不知幾何，像大中廠的華正中，四年前是挾飯盒的工人，現在大大的開起廠來了，還備有三輪車機器腳踏車，小老婆等闊氣非凡；薛文水原是小工，現在金條要僱人挑，陳雲方本是坐茶館的閒客，現在廣開二家。這些人，三四年來因協助資敵，所得橫財均在一百億以上，陳伯陶本人之富可以想見了。

他做生意真辣手，軍部要辦貨色了，定金未來

，他先以空頭支票收賄，退票了改一日期，再退再改，一竄退三四次是很普通的事，半年一年收不到的也有，廠商因退票而倒閉的不少。退票不影響他的勢力，地位，但你要因他退票而取銷合同則休想。他的買貨有強盜精神，許多廠商因知他買去資敵，不肯賣給他，他就威嚇強買，像上半年他命過房兒子華正中去成都路正利廠強買機械，廠主不肯，華某就帶領兒玉機關（專替軍部收集物資的）日人去該廠上懸掛紙牌一塊，寫着「本機械是兒玉機關所屬任何人不得移動。」廠主無奈，登報警告華某，華某心虛，不知用何手段將此事消滅。陳伯陶的一舉一動非但能影響五金幫，且因他的大量裝箱，能使木材價格騰貴。

偽經濟局長許江的「德政」

當「老而好賭」的陳「後主」，把「上海特別市」「寶座」讓給「出簀弟兄」周佛海時，周佛海拖來了四個「幹部大員」，自稱「我爲瘋狗」之羅君強其一，「大私無公」之徐季教其二，「教民半年不吃米」之劉星晨其三，本文主角「求獻萬民傘」之許江即其四也。

許江長僑府「經濟局」雖爲時甚暫，但爲了與

我們要防止這實業界第一號漢奸的偽裝與逃越法網，應當要儘量揭發，以正綱紀。他除新華公司外，在盧家灣對面南市設有中和機械廠，是他的物資貯藏處，一度被封。

附帶要說的是他的小兄弟陳秉仁，在五金業的資敵一方面坐着第二把交椅，和阿舅朱雄爲組織興華公司於博物院路中實大樓，由別人出面設民生機械廠於白利南路，因搶了阿哥的生意，兄弟之間形同水火，（現在因同病相憐而言歸於好）。他的後台是昭和通商會社。內行對這兩個同音的資敵公司，因難以分別而加了個「記」，陳伯陶的叫大新華，陳秉仁的叫小興華，在五金界說起大小新華，真是誰人不知，那個不曉。

商界中人往來頗密，故其「秘聞」「臭舉」，屢聞不鮮。當其任職僑府之初，即以「連絡商界」爲要「政」，而對於百業「限價」一事，尤爲鄭重，但許江之所謂「抑平物價對策」也者，還不是稱爲「抬高物價對策」來得乾脆些；據前該處職員語人，許江執政時，凡各業公會之欲提高「限價」者，只要與許「局長」講妥「對拆」條件，明天在「體念

商民苦衷，姑准酌量提高「堂皇的」佈告」下便可努力加碼了，而在許江「任」期內，有數位與民生有密切關係的商品業之理事長，曾與他交稱莫逆，投契異常，如捲烟業之沈某，五金業之張某等即是。

說完許江之「對拆」政治，有一件足以令人「放屁」的事，倒「值得」一述；原來許江於任職期內，對於各業「領袖」，素抱「有酬必應」主義，故遂自以爲一定能得全市商民的熱烈「擁戴」，所以當周佛海因親於許氏助長物價「厥功殊偉」而把他調任「中央信託局」小專員之前，他曾召集數位

商業「領袖」，舉行一次「臨別依依不勝傷悲」之「惜別會」，那時各業「領袖」，正忙着「趕舊迎新」，本想不擬參加，但爲了再度提高「限價」，「對拆」尚未解決，故仍受邀而往。那知許江「其相不識」，即席便以提高「限價」事，大開「條斧」，聲言彼在任職期內，於上海商民，「功勳卓著」，故各同業宜合送「萬民傘」一頂，以揚「仁風」，而頌「德政」。但後來爲了新舊交替匆匆，各業「限價」是提高了，至於許「經濟局長」是否撐着一頂「萬民傘」作「光榮的下台」，那可不得而知了。

陳公博的妾是誰？

陳逆公博，人所知者，僅爲外婦莫國康，莫爲一女子體育教員，因色豔被選爲秘書，兼任「特務」工作。曾擅一時之寵。並掛名爲「地方行政月刊」社長，實在由陳逆出資，由關係不清的李逆時雨支持，而實際負責編輯者是文化漢奸離石。

除莫逆國康外，陳尚有嬖婦甚多，有一爲不知名之舞女張某，色極豔發，一度隸屬於米高梅舞廳，原爲「小花園」中人物而下海者，因舞藝不佳，生意並不出色。乃退而爲僞官孫某之外婦，一夕在

宴席上爲陳所見而悅之，於是由孫某進獻，而由陳逆藏金屋於海格路海格公寓之第十二樓，與李綺年爲上下鄰居也，平日海格公寓之電梯不開，惟陳逆來時，始開電梯，該張妾平日亦深居簡出，僅供陳逆一人。陳逆被捕後，此女不知何往矣。

請閱第一輯
漢奸醜史

李權時還在大放厥辭

中國是產生奇蹟最多的國家，這話真一點不錯。像這一次逮捕漢奸，雖然主要的都被一網打盡，仍有許多問題人物逍遙法外，譬如號稱海上「經濟權威學者」的李權時，不知多少次高唱「大東亞共榮圈」的論調，還在偽方什麼評議會裏擔任過名義，既然僥倖脫網，照理應該銷聲斂跡，閉門思過，然而他依然挾了公事皮包，大模大樣踏上最高學府的講台，甚至大成厥辭。

他本來在復旦，大同做教授，勝利以後，復旦因為改稱國立復旦大學上海補習部，主持人就因他的和偽方接觸而停發聘書。但是和大同的關係並未

因此斷絕，今年依舊擔任商學院的經濟教授。他在課堂上對學生說：「聯合國的勝利，全靠原子炸彈，否則日本還不會這樣容易屈服。今後的世界，將恢復到黑暗的原始時代，無所謂公理與正義，誰有力氣，便可執牛耳，而發號施令，……」這種可笑的言論，當然使學生不滿，大家顧左右而言，表示不屑一聽，這使那位「權威學者」僵持了好久下不了台。

其實，這樣的人是絕對不配為人師表了，在教習界展開檢好運動的今日，看他是否還有勇氣踏上講台？難道還以為自己的惡行不夠丟臉麼？

「海上三老」的罪責

聽得人家說：所謂「海上三老」，其中似乎林康侯最沒有什麼可以原諒的地方；而聞袁二人，馬彪則有之，他們未必是絕對的甘心附敵，可以舉兩例：

(一)聞蘭亭一向對付日人，說話非常鋒利強硬；不過他的翻譯朋友，是個胆小的人，此人怕吃

眼前虧，所以不敢將他的話，直言翻譯，有的吃去，有的修改得和氣一點，這就把聞蘭亭弄糟了。如果他能忠實翻譯，而日人一怒，把聞蘭亭提到憲兵隊去，吃幾個月官司，這情形便不同了。

(二)袁履登每天演說，皮裏陽秋的話很多；但第二天在「申報」上登出來，與他的原稿完全不

對了，這是給陳彬齋修改過字，改得馬屁十足。但袁履登也未免太馬虎了，他竟不向「申報」館聲明更正。

這就是他吃虧的地方。

橫行浙東的謝文達

橫行浙東而屬之謝文達，阿拉同鄉受害最深，無人不知，無人不切齒痛恨，但此窳凶極惡之謝文達，非真正道地的謝文達，蓋道地謝文達，早已名列鬼錄，且在鬼門關中大叫其冤，謝爲某軍校首屆畢業生未嘗得志，病歿於上海聖母院路高福里之一亭子間中，由其好友謝惠民（即今日之謝文達）爲料理喪事，其所遺之全部行李，亦歸繼承，行歷中有畢業證書一紙，即據已有，而竟以謝文達自名，雖未學過陸軍，却曾在孫傳芳處當過副官，略知軍事皮毛，則亦儼然一「高等兵」，謝本好色，結識女友甚多，其間以馳名津門妓女蘇州阿金，爲其最親密者，阿金曾下嫁於某銀行經理，因不甚得意，束裝來滬，與謝相值時，謝方新得軍校畢業生資格，舊雨重逢，愛慕臨門，歡如魚水，某經理適手頭拮据，不能使阿金滿意揮霍，遂與謝同居於高福里，實行三角戀愛，在結合以後，果然時來運來，適

以上的話。說者言之鑿鑿，大約不是虛構？所以把他記述一下，這不過是有聞必錄之意，並非爲附敵者辯護。

遂汪逆精衛招兵買馬之秋，謝假借軍校畢業生文憑，與二三日浪人勾結，詐稱某地游擊隊司令官要求改編成師，居然官運亨通，一躍而爲偽陸軍第十師師長，阿金當仁不讓，以師長太太自居，此時某經理之半個愛人倒落了空，總算阿金調度有方，買一妓女補償於經理於是皆大歡喜，但阿金本性難移，又暗藏面首多人，以滿足其性的需要，其中有姚秘書者，最受寵愛，大部財產，均由姚管理，間條子一項，遠萬餘條之多，謝初駐蘇州，每與女大亨合開賭台，獲利甚豐，僞省長李士羣妬而逐之，遂移駐寧波，喧赫一時，上海南市與滬西之賭台大盛，女大亨本屬此中老手，因謝之關係，均得染指，暗中又與謝平分秋色，當時王永康，李筱簪輩個個服貼，今謝已押解西子湖畔，不久當與其至友相遁於黃泉路上，而女大亨則青如黃鶴，不知阿金姐尙得與某經理重溫舊夢否？

林柏生及其叛逆們的末日

在偽政府「成立」的一個時期，所謂「汪派」的劉縣草中，林柏生是頂走紅的一員，而在汪逆眼中，林爲他的唯一心腹人物。

林柏生在戰前，因爲得到汪兆銘的支撐，任立法院一名委員，便一直奉汪命令，在香港創造「南華日報」，這一時期中，他是忠心於汪逆的信徒，無時無地不以汪逆作爲招牌，代他鼓吹一些叛黨賣國的荒謬言論。

爲了他拍馬有功，居然由汪逆一手提拔而爲偽「宣傳部」部長，於是洋洋得意，在南京有了「公館」而外，再在上海分設「公館」，一面招致大羣無恥之徒，像馮節，葉雪松，梁秀予，范諤之類，作爲替他搖旗吶喊的走狗。

上海以前的「新聞協會」，就是林統制「新聞事業」，作爲欺騙敵人的一件禮物。等到汪逆在日逝世，他像喪失了考妣似的，在南京大哭一場，因此獲得陳璧君的垂憐，向陳逆公博說項，派他到蚌埠，做了偽「安徽省」的省長。

在蚌埠不久，爲了他的部屬葉雪松（當時任偽蚌埠縣長兼偽第一區專員）的任用私人，營私舞弊

，結果受到當地人民的反對，從此，林在安徽的名，日益狼籍，造成了大小僞員，剝削民膏的罪狀，這一來，急得他走頭無路，馬上電知陳公博，調了一大隊偽「憲兵隊」到蚌埠幫忙他維持地方的秩序。

當日皇宣布投降的那天，林逆已知靠山崩潰，趁着夜車，溜到南京來打聽消息，一面帶走了不少的關金票，據說數目在幾千萬元以上，一面暗地裏把「省府」的未了事情交給偽「秘書長」范諤代理，范在無法維持之下，每天躲在家裏，一直等到了國軍到達蚌埠將范扣留，所以安徽省第一個落網的奸逆，就算范諤了。

至於偽「政務廳廳長」梁秀予，已在南京由總司令部拘捕，林逆的「忠臣」馮節，也由第三方面軍捉獲。

林逆本人現正等待國法制裁，樹倒猢猻散，漢奸的末日如此，誠然是大快人心的事呢！

邵式軍之將來命運

邵逆式軍，在偽組織中，由「統稅局」而「稅務署」，聯任首長，前後八年，缺最肥，時最久，故擁資亦最富。舊會謠傳：周逆佛海垂涎於其出息之優，至不惜辭尊就卑，敝屣偽財政部長，意欲與之對調，爲邵所拒云云，說雖無稽，然邵逆生財，收入特豐，匪餘子所能企及萬一，概可知矣。

諺云：「窮算命，富燒香」，幾成中國人之定例。而邵逆迷信特甚，大富而後，猶篤信筮者人說，以故江湖星相之士紛然雜出其門，日令卜其未來之命運如何，妖意蓋冀「祿位」之能長保。且嘗出資自印一書，專談姓名對於命運之關係，一若人生康寧壽之分，全操於此，其言支離附會，舛謬至不可卒讀，亦足見邵逆識見之淺陋頭腦之昏聩焉！此輩星士，執事學問？粗習口訣，但解逢迎。對面貴人，自必競貢諛詞，如張公之善頌善壽，惟

濯弗當其意。中有一人，獨持異議，退而私語人曰：「不敢相欺，實告君等：將來世界最窮之人，即邵某是也！衆聞斯論，皆駭顧變色，詫其言之兀突，以爲是特故作驚人之語，願立異以鳴高耳。蓋以邵逆資財之雄厚，即或悖入悖出，子孫不能永保，一生之享受當可不成問題，何至及身便爲最窮之人？疑亦太言過其實矣？而識者則深信其言，謂將如響斯應，轉眼即可證之事實。誠由捨命運而言事理，敵僞終必一敗塗地，邵逆何能倖免？爾時且欲保其首領而不可得，則彼身外之阿堵物耶？」

今邵妻已歸鑑入獄，其財產間亦早被騙出泰半。若輩奸逆，惡貫滿盈，將來決無良好之結果，蓋更可知。然則上次預言，果將完全應驗矣！而邵逆斂財資敵，自作之孽，命運固可自知，乃不能自僞而欲取信於星士，其愚妄尤可笑也！

邵式軍一二三事

▲逆被捕前，以爲有錢不必怕。他的妻子說內地有要人做親眷，怕什麼？

▲邵妻珠寶極多，最小的鑽石有五克拉。

▲邵妻有芙蓉癰關在獄中不能過癮，全身浮腫。▲此次檢舉，並引導捕捉邵妻的人，係邵妻親兄弟，可謂大義滅親。

吸血魔王偽中儲行經理戴竊盧

掌握整個上海偽中儲業務的戴竊盧，過去銀錢業對他的印象極為惡劣，甚至有人譴譽他為現代銀錢業唯一的吸血魔王！

同業們爲了調頭寸問題，多半是向偽中儲戴經理接洽的，因此中儲的經理室，每天是以川流不息的忙碌萬分。

當你踏進了經理室，這位吸血魔王高高踞上，他是不會來怎樣理睬你的，祇管注視他那雙手中一冊厚厚的西文書。你在旁等待久了，會不耐煩起來，祇得懇請他：

「戴經理，我們行裏，急需一筆頭寸請你幫一下忙！」

這位魔王，慣會是這末一套：

「現在頭寸緊得要命，你們怎末這樣不『明白』的！」

除了「首次交易」的同業，常去接洽的「老舉」，當然是會「明白」的。祇此一遭，下不爲例，我們怎麼「明白」的！

戴經理纔將手中的西文書擱下，在房裏打了一個轉。

那末讓我到外面去看看情形看。

戴經理走了出去，室內無有別人，此時來接洽頭寸的「老舉」，趁此機會，便從懷中掏出早已準備了的撥款單，向戴經理寫字桌上那冊厚厚的西文書裏夾了進來。

五分鐘後，戴經理回來了。

事情是這樣的，頭寸倒有一筆。不過……

他一邊說着，一邊已坐在寫字椅上了，雙手捧起了桌上那冊厚厚的西文書，翻了開來。當他發現書裏的「另外的一頁」，他臉上稍爲露了一點笑容，嘴也活動得多了。

那麼，你，就到拆放科與×先生接頭吧！

× × ×

這一幕戲，每天在此演出，莫不皆大歡喜。尤其魔王他那冊厚厚的西文書裏的「另外一頁」，也日厚一日了。

魔王真不愧爲「吸血」魔王。

張善琨通敵罪行

僑方電影界巨奸張逆善琨，借其第三妾重月娟潛赴皖南屯溪，企圖以投機手段化賣國行爲於無事，公然下榻屯溪最高貴的旅社——皖南招待所。引起當地人仕一致憤慨。輿論界亦羣起攻擊，二十三日屯溪中央日報社論「嚴厲懲處漢奸」即指出張逆的罪行而請求政府法辦，是日夜間張逆即偕重月娟並某經理共乘小汽車赴黃山「遊歷」。當爲皖南行署主任張宗良在翌日晨電令黃山警局扣解。二十四日下午四時，張童兩逆即由行署特務隊押解抵也後，張童等解送江西南長官部法辦，張逆通敵罪行略舉如下：

(一) 太平洋戰爭爆發，敵軍獲得僥倖勝利之際張逆善琨向敵人獻計，迫令華商各影片公司合作爲僞中華影業公司，直接在敵人指導下作種種助紂爲惡之獻辭及逆宣傳，三十一年四月三十日，僞組織慶祝「還都」週年紀念，張逆率領女明星陳燕燕等約二十名迫令伊等以最濃豔之裝飾同赴南京，參加「盛典」，並拍爲新聞影片「以廣宣傳」。

(二) 民三十二年間，張逆以「考察日本電影」名義偕同影星前赴東京獻媚，以示「親善」。

(三) 張善琨領導之爲「中華電影聯合股份有限公司」所攝製「巨片」計有：

(A) 「萬世流芳」——以鴉片戰爭爲題材，作反英美宣傳，幫同敵人離間我國與英美之邦交。

(B) 「春江遺恨」——該片由中日演員合作拍攝，宣傳「中日親善」歌頌「大東亞主義」爲道地之無恥反動之「宣傳」品，該片拍攝時，一切材料均由敵方供給，敵方爲拍攝該片，派來演員達一百餘人，張逆以該片之拍攝，獲得日方重賞，參加的落水明星亦曾得厚酬。

(C) 「回頭是岸」——以描寫都市犯罪行爲題材，作爲敵人一鼻出氣的宣傳，該片劇本係由上海僞警察局防犯科供給！

(D) 其他爲敵僞作喪心病狂宣傳的新聞影片，其內容中傷抗戰，獻媚日人，無所不爲其極，此外，僞「中華電影聯合股份有限公司」所拍攝的無政治性質之影片，均爲靡醉人心，低級趣味的色情作品，用以推行敵人之「精神毒化」政策。

(四) 張逆善琨早已與敵僞有往來，而未爲外間人士所盡知，及至三十一年四月間，張因虧空日

方鉅款若干萬元，無法償付，乃將上海所有電影公司拱手送與日人，於是新華，國華，藝華，金星等影片公司，遂合併成爲僞「中華聯合製片公司」林逆伯生任董事長，日人川喜多長政任「副董事長」，張逆善現則就任「總經理」，該「公司」在張逆與敵僞合作下，即公開招攷，由日僞投資僱用大批日籍職員，並由日大使館管理之，同年九月間，張逆又將華商之電影院：滬光，新光，大上海，中央，明星等十餘家，合併成立所謂「上海影院公司」張逆現爲「董事」並兼「總經理」。

三十二年五月，由於張逆與敵僞之設計合作，又將日商之「中華電影公司」與「中華聯合製片公

司」及「上海影院公司」合併組織「中華電影聯合股份有限公司」林逆伯生與日人川喜多長政分任「董事長」，張逆現仍爲「常務董事」當時該公司規模之大，實無其匹，演員達三千餘人，上海電影界至是乃完完全全，原原本本被出賣了，被控制於敵兵槍刺下了。

關於敵僞文化宣傳工作，張逆實是上海三年來最出力的一人，舉凡敵方之反動宣傳，張逆無不竭盡氣力，大肆活動，在敵人所舉行各種「祝捷」「反英美」大令中，張逆亦爲最賣力的人，此皆張逆善現爲僥倖者盡忠的豐功偉績。

妖星白光與日人王二爺同居醜史

這來自華北迷爛妖星白光最初以唔腔和女低音的誘惑歌聲給銀幕一個新刺激，可是在上海拍了三張影片突然離開上海而他去，雖然半年之後又舊地重遊地回到上海拍了「戀之火」，而離滬的幾個月中間着一段白光嫁給日人的卑鄙醜史。

說這個故事我們就要把地點先拉回到所謂「東亞共榮圈」的「滿洲」，在東北淪亡十四年間敵人用文化麻醉手段辦了「滿映」影片公司，一開始有

兩個最紅的女星號稱「滿映二李」的李香蘭及李明。李香蘭專門以扮演中國少女嫁給日人的故事爲大却所熟知，李明在南方則比較陌生，其實她與白光衆非常有關係，白光自北平南來就是由李明帶來的。

關係是這樣的，當李明在北方走紅的時候在一種「榮耀」之下，嫁給了北平日清報部長叫山嘉的，後來山嘉調任上海海軍報道部長，李明也跟隨南

來，同時把對上銀幕有興趣的白光也帶了來。在李明介紹之下白光認識了山嘉也進了「華影」作起明星來，那時李明的舊情人吳萍也正在演舞台劇，二人私下往來，白光羨慕李明富麗的生活，自己想更「爬高一步」起來，一方面在山嘉處討好，一面把李明與吳萍的事去告發，山嘉一怒而和李明絕居，白光已達到了目的，和山嘉同居了。

山嘉是個非常窮敗的日本人，整夜的待在舞場中十足的一個色中惡鬼，並且吸食鴉片還起了個中國姓名叫「王二爺」，日本的民族性是善於反覆無常的，當與李明同居時，把北平英美盟僑的房產「

沒收」時，做了手脚把一座洋房送給李明，在遺棄之後又把房屋收回，並且以「揩油敵產」為名把李的父親捉進監牢，李明趕去北平營救，又到別的日人處告了一狀，實在因為山嘉覺得太不成話，於是被調回國嚴加訊審，白光也就被拘去，加以軟禁。這件事似乎弄得很大，在上海北平許多與山嘉有來往的人都被捕過，甚至於為山嘉做西裝的裁縫也被捉受審，李明和吳萍也被山嘉爪牙所仇恨先後在北平上海被拘，而饒幸在日本的白光在幾個月後經「華影」的設法保釋回國，脫離那位「王二爺」開始了她以後更浪漫更醜惡的生活。

和平文學家傅彥長

大上海淪入魔掌後，租界已成孤島，周圍都是魑魅魍魎蠢動着，大家指落水為「過橋」，因為那時敵僑的一切大本營還在四川路橋之北，故有此稱。而傅彥長「先生」以聲大「名」教授資格為文人最早投降敵僑之一，落了水的「奴才」，主子當然要分配「任務」的，於是傅「先生」在鑼鼓聲中出現了敵僑最早的刊物的跳加官——南風出版。

說它是南風，無寧說它是東風，因為它是充滿敵僑氣氛的東洋風刊物。這本刊物，都是些初期落

水狗主持着，其中負責編輯的，有被槍殺的穆時英，劉呐鷗，林微音，王予，再就是傅「先生」，他們做了敵僑最早搖旗吶喊的走卒。同時，還主持着也是敵僑刊物現代文藝（？）其中的狐羣狗黨中——王予竟然無恥的辱罵文壇老戰士，不分清紅皂白，含血噴人，卑劣的態度，誠然是可憎可惡之至。

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戰爭發生後，傅「先生」是更形活躍了，日本主子已暫時得了天下，奴才們當

然也是沾沾自喜的。其時，文友（那時尙稱華文大阪每日）有「滿洲文學徵文獎賞」，「評定人」就是傅彥長和楊光政三人。這樣，相當提高了傅在醜惡之聚裏的地位，使他在文化圈子裏更活躍得順利了。

之後，日本主子爲了加緊統治「佔領區」的文化思想起見，就在東京召開「第一屆大東亞文學代表大會」，「中國方面」派了十六名「代表」出席「會議」，傅「先生」以他過去的歷史淵源，和在文化上的「功績」，當然是「代表」之一，可是做了「代表」，僅更顯出他的無能，無聊和無恥，他雖是一名教授，但是他所做的文章，別人總是不敢領教，不知是文字太「深奧」或是太淵博，許多人都不懂他的文章裏說些什麼東西。以這樣的人物席「文學代表會議」，其結果可想而知，除了奉行日本主子御扔的「文化政策」而外，是不能再獲得更多的「收穫」的。以後，會議完畢，回到了中國，當然是積極執行日本主子的意旨，於是在「日本派遣軍陸軍部」的機關報新申報上出版每周文藝，地位

是十八變文人張若谷編的千葉版護出的，所謂「每周文藝」雖僅是每周出版一次，但總是鬧稿荒，主作者傅彥長和陶晶孫弄得焦頭爛額，停止出版則日本主子前不能報銷，要出版又沒有稿子，於是傅陶二人硬着頭皮，唱起雙簧來，包辦了「每周文藝」，節省了稿費，但苦了二個走卒，何況傅「先生」的文章，人家都不願領教，即使是「和平文學」，也要別人看得懂，連文章都寫不通，還要替日本主子「效力」，真是可恥；主子有了這種無用的奴才，也是自掘其台，所以時人稱傅「先生」的文章是「天書」，這種諷刺是相當尖刻的！

無論如何，他的所作所爲都是爲了信敵僞出力，藉此而抬高他的身價，他是認定了日本法西斯蒂是會獲勝的，八年的抗戰，粉粹了走狗們的迷夢，今天，在光天化日之下，這些虫豸們只有露出原形，被堅貞的人們拉出尾巴，重重的打他一頓，把他們連尾巴都扔到東洋大海裏去，叫他們永遠不能翻身！這樣纔對得起忠勇的將士和在敵僞蹂躪下遭受壓制的同胞！

汪精衛死後秘聞

「屍首在天上飛！」這是千古奇談，恐怕要數

汪逆精衛是破題兒第一遭了。他的身材很大，死在

日本名古屋又沒有棺材可買，要是火葬罷，與中國習俗不合。而且「一代鉅人」已經魂靈飄島國，怎麼能够不使他身歸故土。所以「老太婆」陳逆璧君想來想去，還是把遺屍運回南京入殮的好。好在日本的洋松板是多的，玻璃的蓋子也容易購備的，其他一切防腐的化學設備，在醫生們辦起來，更是毫不費事。於是，七手八腳的幫忙，就把他的所謂「新國民禮服」穿上，還在他的頭項上套了日皇贈送的菊花章飾，好像是一面大旗。在去年十一月十二日的清晨，乘他心愛的飛機海鵝號，直奔南京。海關天空，魂消魄散，做漢奸落得如此下場，也可說是活該的了。

到南京買棺材，還肯自己化錢嗎？當然是僞府裏一筆「正當開銷」，決定爲二百四十萬元。別的人買，不放心，恐怕「棺材裏伸手」死要錢，於是委託跟隨汪逆的多年親信的僞副官去辦，以爲總可以涓滴歸公，買一個頭等的沙枋給他好好的長眠地下。偏偏這個「副官」又是吃心嚇人，要在這個上面撈一個棺材本，買到的是次貨，僅僅花費一百四十萬。整整賺了一百萬到腰包，樂得眉開顏笑，還說是跑了多少家，還了多少價，走得汗淋雨落的。這件事，盡人皆知，也以爲應有的回扣，大家都

不提，只瞞了老太婆一個人。

他的「官邸」在頤和路三十四號，旁邊接着是西康路幾幢大廈，很可以安置靈堂；偏偏她要設在僞府大禮堂。那個敢違拗，只好就這麼辦。一班所舉達官貴人，全體瞻仰遺容之後，重行入殮。發生了一個重大問題，是棺槨怎麼擺。禮堂的講台的尺度是縱寬橫窄的，若是照普通習慣順着擺，前面還容和香几不好放；若是橫過來擺，又於理不合；若是把講台拿掉，地位太低了，未免有礙觀瞻；若是臨時來添補，實在是趕不及。在這種的情況之下，急得「老太婆」怒氣沖天，只是招呼把「先生的靈柩抬！」一個令下，抬，抬，抬，抬到東，不合式，抬到西，又不合式，一齊換了四個花樣還不合式。

大家都怕她的雌威，箝口結舌，不敢贊一詞。幸虧她還怕一個人是她的大「太子」汪孟晉，儘管她狂嫖濫賭，却能向老太婆撥威武，叫她受得住。他看看一般僞官們都環繞着候行禮，實在有點不耐煩的樣子，就惡聲的對她：「你不必再胡鬧了！爸爸在世的時候，給你搬到東，搬到西，絲毫得不着自由，現在你還把他搬來搬去，弄得死者不安，我看你將就些算了吧！」這一番話，把老太婆罵得狗血噴頭，她並不會回嘴。有人說汪怕老婆，老婆怕兒子，兒子又怕爸爸，他們三個人是連環怕，的確

是事實。

靈堂擺好了，一見中間掛的遺容是普通照片，不過是十二寸，她又大不滿意，招呼要放大。那知道又放得太大了，比人的身材還大，就連上半段在靈台前也沒有這麼大的鏡框子。以位置得下，只好勉強的斜放。——這可以看出偽府辦差人員的能力。旁邊懸着陳逆公傅的挽聯是：「大夏炎新基，保亞興華千古仰」，「哀音傳薄海，鞠躬盡瘁百僚悲」。以及其他挽聯都是很平常的，——這也可以看出偽府一般秘書老爺們的手筆。

他們府裏的孤兒孤女和陳老寡婦，一齊睡在櫃旁要伴靈，以盡孝思，是不必管了；忽然命令頒下，要叫偽部長次長以上和外面來的方面大員們按日排單陪靈，這可把「大員」們苦壞了。每晚九點鐘必得要到了，遲到了，要被罵。一直到第二天早上八點鐘才能走，早走了，又要被罵。被頭毛髻是不准帶，鴉片烟槍消消遣更不好意思帶，只有過足了癮去，才能提起精神。精神過足了，偶然大起意來，談話的聲音高了些，就有「副官」從靈幔後頭出來說：「說話低些！不要吵了夫人的覺！」若是到了半夜打起呵來，躺在半邊，被她悄悄的看到，便又正顏厲色的道：「你們又何必來呢？在家過的睡覺不舒服嗎？」傳逆式說便是曾經被她罵過的一個

。「老太婆」之跋扈可見一斑。

依着「老太婆」的意思，是要把他葬在廣州黃花崗的旁邊白雲山的一塊墓地的。她的乾兒子林逆柏生拍馬屁，說是一這麼一個大人物（其實是頭號漢奸），應該附葬中山陵，以垂不朽，（其實是遷吳萬年），等到將來交通便利時再作計劃吧。」（那里知道現在已無計可施。）一致贊同。又覺得墓山沒有個名字不大雅觀，林是號稱中國的郭靖爾，靈機一動，想出一個京郊桃花山來，而將它改名梅花山，以為可與黃花崗媲美。可惜一株梅花都沒有，那不要緊，趕快在清明節前補種好了。這種經費也好籌，暗示各級偽黨部分配數目叫各級偽政府攤派即行。這樣一來，就不費吹灰之力，撈了一筆鉅款。墓前石道的石級，是敲的偽皖府的竹槓。還有石碑坊石人石馬的建設，正在籌款中，也許已許募集不少，不知道在那一個腰包裏了。

最奇怪的，是安葬送殯那一天，贖棺材錢的那一位親信「副官」，手扶靈柩，寸步不離，走了幾十里路程，淌得雨汗直流，那個不說是「忠心故主」，令人可敬；可是不到一天，便七孔流血，無病而亡，隨其故主於地下。這也是件猜不透的奇事。「老太婆」覺得這是難能可貴的事，應該附葬於汪墓，汪果有知，不曉得願不願意？

有會看風水的人說，這個墓地是和於繼承人，而不利於家族的，陳連公博聽到，固沾沾自喜。可是她又大大感覺不安，預備重調墓向，可惜墓向尚

偽「文官長」徐蘇中趣聞

偽府「文官長」徐蘇中，本來不過是江西的黨混子，會做一點舊式文章。當七七事變以後，在滬上閒得無聊，就辦了一個江西職業學校以維生活。他的外貌，也是老成持重，很像一個教育家的那子，沒有什麼政治野心。

僞僑老汪來了，陳公博出來了，他因為是改組派，曾經有過關係，也就靜極思動，一說就合，在「中華日報」上大談「和運」，發表「敬告蔣先生書」來。到僞幕一開，就走馬上任，做了「文官長」。什麼對外的典禮，都需要他參加。大禮服穿得不像樣，他也得要穿，因為不穿就不能表示他的身份。他和僞「參軍長」唐蟒是一文一武，不能離開的。

江西人，參加僞府的少，高級的尤其寥若晨星。在僞府「還都」一年後日寇陷落南昌，提議設立江西僞省府，本來以徐充任僞主席的傳說汪陳周三逆俱同意，已經組織班底，討論開創費及設僞省府

不會調，自己和繼承人都已被活捉監禁起來。不曉得風水先生以爲何如？再調一個墓向，也許有效。

地點忙得異常起勁。他又恐怕事有變化，還唆使地方上一些嘍囉的漢奸們，推派代表，不是拍電歡迎，就是赴京請願，他以為早年留學東瀛，他會說幾句的鬼話，於是大施聯絡手腕，奔走於日寇連絡部長和最高軍事顧問之間，準定可以如願以償了。

孰料霹靂一聲，太平洋開火了！軍事高過一切，他的資格無形取消，組織，也攤不到他，落在一個另外的江西人，大流氓，大混蛋的鄧祖禹身上，這是他最覺到倒楣的。

一個人到了倒霉時候，沒有法想往往醇酒婦人，以資排遣，徐也不能例外，儘管他已是五十歲人。而況時正新賦鰥居，有所屬僞印鑄局長李其女兒，方年花信，嬌楚可人，常常的來往，倒也不感寂寞。

不過，你要玩花瓶，談戀愛，最好是在「辦公室」裏玩玩談談好了，千不該，萬不該，來拋頭露面，給大家知道。

這個徐老頭兒就太不識相了，他要在前三年赴曲阜祭孔的盛典裏，帶這個如花似玉的美女兒去觀光。擁着一大批隨員，還有僑內政部和僑教育部的「襄祭員」，乘專車，是何等威風。既然是「中央」特派大員，又是煌煌「祀孔盛典」那敢待慢，嚇得僑山東省長唐杜，連忙打濟南來迎接，陪到曲阜，預備「行轅」。李小姐變成臨時徐太太，花枝招展，道路以目，把個古色古香的聖賢故土驚奇了以爲意外天人。到了正式舉行祭禮的時候，古裝嚴肅鐘的齊鳴，這個臨時夫人也夾雜在裏面，演了一幕「子見南子」的趣戲。

大功告成，返駕還京，不消說書「僑省長」是歡送如儀，贈送了許多貴重物品，就是孔二先生的公府裏，也免不得要拿出一些土儀兒做紀念品，他總可以算是滿載而歸，有美同車了。

這件事，做得神不知。鬼不覺他總以爲老汪是一定不會知道的。忽然不等兩天，僑行政院接到山

東來了一封電報，感謝「特派大員」祀孔，末了帶了一句「並賀徐文官長燕爾禧！」陳春圃瞞不得，呈好發就「呈閱」，這可把老汪急壞了。

趕緊招呼把徐老頭兒拖得來，破口大罵。「你這個混蛋東西！丟了我的臉！這還像一個什麼「中央政府」！你還像一個什麼大官！嫖女人嫖到孔廟裏麼？你看看，這是一個什麼電報！」說着，氣忿忿的走開。嚇得徐老頭兒面無人色，站都站不穩，幾乎跌倒下來，陳春圃商議，願意辭職以謝「先生」，被陳春圃做好歹的纔風竄而去。

因爲倚背子牢，有陳公博撐腰，勉強再做了一年再沒有昇遷之望，他也只好大着胆和臨時太太正式結婚了。一直到陳逆上台「代理主席」他纔晉昇爲「僑監察院副院長」官是又大了些。可是收入還不及清苦的僑「文官處」，因爲他究竟是一個機關的首領！光是秀色可餐，又有什麼用處？這是徐逆在末被捕前的苦悶。

徵求

關於各大小漢奸醜態祕密的揭發

文稿

內容務必詳實文字趣味第一

一經刊載稿酬從優

稿寄南京路四七〇號大同出版公司編輯部

大小漢奸秘聞醜史・盡量揭露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出版

漢奸內幕

全一冊

出版者：

忠義出版社

發行者：

忠義出版社

編輯者：

忠義出版社

經售者：

全國各大書局

雜誌派報社

#6

503382

503382

503382
每冊實售三百元